

18.04

18

文史资料



5

1988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

一 黎明前衡阳地下斗争片断·····	吕裕德·····	1
二 王壬秋与绿云·····	黎礼盖·····	17
三 打衡阳商场纪实·····	唐廷鹤·····	19
四 私立平智中学建校简介·····	张莘农·····	24
五 何海鸣·····	颜卓甫·····	25
六 衡阳工人、农民运动（五四运动至 马日事变）·····	肖培·····	29
七 私立建德初级中学简介·····	张莘农·····	32
八 记衡阳第一位博士肖季康先生·····	杨百擅·····	33
九 湘南学联始末·····	肖培·····	34
十 船山书院创办及演变·····	黄耀武·····	36
十一 颜方球传略·····	颜卓甫·····	41
十二 衡阳第一个传胪——彭述传略·····	彭章绪·····	47
十三 杨森在贵州·····	肖亚苏·····	57
十四 杨绩荪先生与桂系的关系·····	易硕夫·····	59

黎明前衡阳地下斗争片断

吕裕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白崇禧率部二十余万，退守衡阳，妄图负隅顽抗。

我市地下党为了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衡阳，曾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惜出生入死，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长沙特支派来我市的地下党员廖绍鑫同志，在我市解放前四个月中，在特支与湘南衡阳工委领导下与敌人开展的斗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笔者是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为了从这一侧面反映当年地下斗争的情况，特就所见所闻，将其来衡阳工作的经过和策反敌人潜伏组的始末，记述如下：

(一) 出征

廖绍鑫同志是一九四九年农历五月初四日，率中共长沙特支~~支~~命，来衡阳开展工作的；是在衡阳地下党周炳杰、李茂林两同志被敌人逮捕，城厢党组织大部撤退到乡下，敌人气焰甚为嚣张，正在大肆侦捕我地下工作者的情况下，受命来衡阳插空补缺的。特支周汝聪同志传达给廖的任务有二：一是首先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这一党的外围组织，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党，为筹建党的衡阳特支作准备。二是

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迎接解放。

当时和廖绍鑫同志一起接受这一任务的有现在吉首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罗齐汀同志，由他协助廖管组织工作。

特支为了掩护廖绍鑫同志，还从民革方面疏通关系，指派民革成员徐雪村负责为廖安排住处。并受廖兼作徐在衡阳发展民革工作的顾问。此外，周汝鹏同志还指定廖的爱人王代琰同志为他与特支之间的联络人，规定往来信件由她收转；重要的，则由她亲自穿梭于长、衡两地，负责递送。

廖绍鑫和罗齐汀两同志在接受上述任务后，便于农历五月初六日，满怀激情的奔赴衡阳，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了各自的战斗岗位。

（二）初 战

廖绍鑫同志是衡南县人。于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两南联大经济系。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在衡阳道南中学读书时，和曾在本市电信局机务段任职的汤学耕（现为北京邮电部司局级干部），是同班同学，彼此私交甚厚。故廖来衡阳后，即以寻找工作为名，首先与汤进行接洽。

汤是湖大电机系毕业，是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思想上是要求进步和爱国的，对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的现状极为不满，廖探他的政治倾向后，即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并~~指引他的方向，在汤的要求下，廖首先吸收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不久又搬到他

家居住，迁到衡阳解放，为廖的安全，做了许多工作。

此后不久，廖又深入各机关、团体，在衡阳田粮处和盐务处铁路局等单位中下级员工中，秘密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在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中，有选择的吸收了王德元、曾宪智、熊罗早、刘建欧（女）、唐振珊、吕行（即吕裕德）左平照和王颂章（衡阳东站等人，加入了新军社。同年八月由李太平同志介绍吕行入党。

与此同时，罗某汀同志（分工到衡阳乡下开展工作）也在衡南县发展三十多人，建立了以徐鑫同志为首的莲峰乡新青社支部。

随着以上各种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曾因地制宜的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

一、通过盐务处会计、新青社员唐振珊同志，作好了争取代理处长凌万迳的工作。收缴了盐警的全部枪枝，其中计有轻机枪、冲锋枪、七九枪、快慢机等50余件，于解放时，提交地下党作为维持地方治安之用。以后又将北门齐角巷二号盐仓用砖砌死，隐藏了7~8万担食盐，于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此外，还筹措了大批现金，作为保卫电厂的活动经费（此款除由周震阳、李大平同志拿出500元救电厂外，其余均于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

二、通过我和左平照同志，控制了由盐务处代管的原财政部专用无线电衡阳台，利用它每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由廖绍鑫、左平照同志和我，把它编印为《解放区新闻》，在晚上到街上贴出，自

天引起不少人围观。以后还通过衡阳城厢区委宣传委员李太平同志，把我抄收到的新华社记录新闻，转交给李升平同志，编印为《挺进》报，在城乡各地，广为散发，使国民党的“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受到了有力的揭露和打击，大大提高了人民对党的认识。

三 通过王德元、曾宪智、刘建欧（女）和熊罗早等同志，摸清了田粮处各地库存粮食的数目，并暗中阻挠白匪将粮食外运。以后又一一登记造册送交城厢区委书记周震阳同志，有效的防止了解放时坏人从中混水摸鱼。

四 通过徐鑫同志在莲峰乡建立的新青社组织，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作好了保产护产工作。在衡阳工委谭新东同志任命徐鑫同志为乡党支部书记后又成为衡阳工委与安仁、攸县我军联系的交通站之一。

五 通过汤学耕同志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配合，大量做了稳定电信局技术人员的情绪，作好了保护通信设施的工作，使解放后的当天，就能与长沙通话。汤当时是机务段长，以合法身份，在此工作中起了主要作用。

以上这些后动，与我地下党其他系统所开展的工作，互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猛烈地摇撼着白崇禧在衡阳的反动统治。

三 深入虎穴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廖绍鑫同志来衡阳开展工作之初，曾由

徐雪村掩护，先在刘劲先家租了一间房子。刘过去参加过大革命，但后与党断了关系。解放后，经廖介绍，与张桂标同志长谈了一次。不久，就当上了衡阳市民革的负责人和衡阳市的副市长。但解放前，他家后面住了一个市警察局的特务，并曾来他家探询过廖的情况。刘告诉廖以后，还让他在暗中认清了那个人。一天晚上，廖从外归来，见那特务独自站在巷子中间，象在守候什么，廖一看就明白了。但因已走入巷内，不好退出，故又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的从他面前通过。进屋以后，廖将这一情况告刘，刘说：恐怕是盯你的。今晚你不要住在这里，并说屋墙那边还有一条路（老道南中学的地址），我去搬个梯子，你就从这里越墙逃走吧。后听刘说，那晚果真来人查了夜。幸好廖走了，才没有发现什么麻烦。（廖从此搬到汤学耕家中）

当月下旬，廖绍鑫同志因事与徐雪村联系，又听说他有个亲戚叫刘克礼，在伪“华中长官公署”二处工作，好象还是什么特务组长，早些天还来拜望过他，言谈中，对国民党似有悲观情绪，因为他们是至亲，所以徐也乘机劝了刘一番，要他认清时务，好自为之，看样子有可能策动。廖知此情况后，当即与徐商定，将他儿子徐藻（徐鑫发屋的新青社员，即刘克礼的妹夫）调来城内，对刘进行试探工作。

不久，徐藻即携带他的爱人刘云霞从乡下来城，以探亲为名，

住进了刘克礼的家里。见刘的家门口，虽挂的是他老婆“宋家凤医师接生站”的牌子，但往来的人大都是鬼鬼祟祟称刘为“老板”，显然他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因此，徐要他爱人和刘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从这里去探探刘的口气。结果见刘先是沉默不语，过了一会，才说：“看来国民党大势已去，我是骑虎难下，只有听天由命。”徐将此话向廖~~正~~报后，廖便要徐抓住刘自知大势已去，现正陷于走投无路的这一思想状况，因势利导，向他指明出路。经过徐的努力，很快就使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了解了党的政策，消除了疑虑，并把自己是白崇禧总部二处任命的“衡阳潜伏组中校组长这一从不对外公开的身份和任务以及组内其他人员的情况，都统统告诉了徐藻同志。并说他也曾有过去要投靠革命，争取立功的打算。廖听后，即通知文通王代琰同志来衡阳，把刘克礼的情况及派徐藻同志和他进行接触的经过，~~成~~源源本本的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要她送交长沙中共特支周汝聪同志。不久，就带回了他的回信。主要内容为：

“来信收到，经研究，我们认为你与他合伙和入股均可。要勇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在达成协议前，一定要抓住把柄。”很明显，这是说：“打进去”和“拉出来”都可以。

廖接到这个指示后，便要徐藻同志向刘克礼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约定时间、地点与廖见面，以后又根据他的请求，向他布置了任务。至此，这个潜伏组实际上已完全处在我地下党的控制之下。

为了便于工作，徐藻和廖绍鑫同志都先后按照特支的指示，打入了这个潜伏组。刘克礼为了让廖绍鑫同志便于查看组内的档案，还安排廖担任他的秘书。徐藻同志则随刘的组员在外活动，以便摸清其他特务组织的情况。

由于安排得当，很快就获得了敌人不少重要的情报。如敌人要逮捕正在策划和平起义的原衡阳市长杨晓麓和民主人士罗渭韶的消息；敌军与我衡、邵、祁边区纵队作战，纵队政委曹炎同志阵亡，在他身上搜出了200多人的名单，有的还填有详细地址，令该潜伏组及其他军警侦捕的命令；还有该潜伏组收集到的衡阳市有关其他军警宪特的情况和二处在召集各地潜伏组组长布置任务，面授机宜时，刘从暗中打听到的汉口、九江等十余处潜伏组组长名单及住址；以及该组向衡阳市伪警备司令部要来的《衡阳城防工事图》等等。

廖拿来后，即要我照原样把他誊下来，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因当时长沙已和平解放，廖与上级联系中断，而无法及时送去。因此，我们都无不为之十分焦急。

廖打入敌人潜伏组织后，也遇到了不少严峻的考验。如那些特务分子，彼此应酬，经常互相请朋友吃花酒，嫖窑子，廖是共产党员，对这种事，素来很反感，因此，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推脱，或者是去而不玩，这就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一天，一个特务竟直曹不讳的对刘克礼说：老廖年纪轻轻的，我们几次邀他逛窑子，他都是一本正经，推

三阻四的，或者是去而不玩，我看他不象是我们这号人。“他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怎能和你们这些老油子比！？我对他很了解，你们不要乱说。”幸亏刘克礼机灵，一句话就把它岔过去了。

另一件最动人心魄的事，是一天傍晚，二处情报参谋王永修（一个心狠手辣，专搞刑讯逼供的家伙）突然来到潜伏组。他一面对刘说：“处座叫你立即去处里谈话。”一面又拉着廖和徐藻，硬要他们陪他打牌，没有离去的意思。刘看他带的两个便衣又守在门口，显然是在监视什么，情况十分不妙，就使了一个眼色，要廖和徐到厕所，三人商量，如刘去谈话，到十二点还未回来，就是出了问题，你们就赶快从厕所屋顶上逃出去。三人商量好以后，刘便安排廖、徐和徐的爱人一同陪王匪打牌，自己带两个组员到二处去了。廖等陪王匪玩到十二点，还未见刘回来，心情便不禁顿时紧张起来。廖思前想后，检查自己的言行，素来很谨慎，不会有什么问题。刘克礼也不至于出卖自己的妹夫，最多是那个特务打了小报告，说廖不象他们那号人。对这一点，刘早有思想准备，定能应付裕如。因此，他默默告诫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定将貽误大事。果然挨到深夜二时许，刘就回来了，王永修才停止打牌，带着两个便衣回总部去了。刘对廖说：二处找他，是要他派人去安仁、长沙、攸县和邵阳等地，侦察我军动态。顺便也提到要他清理一下内部，说有人反映他有一个亲戚，不大可靠。刘说我那亲戚刚结婚不久。妻子是长沙名门的小姐，

夫妻感情很好，故不愿嫖窑子，有些人，就因此捕风捉影，这纯属无稽之谈。那位处座听了，哈哈大笑，并戏谑地说：“原来是个怕老婆的角色。”从此，便无人再提此事了，使廖终于化险为夷，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 积极寻找党的领导

长沙和平解放后，廖与特支的联系中断。王代琨同志在长沙解放前带回的最后一封信，说长沙地下党已合并，廖的组织领导关系，已交衡阳地下党组织。不日即有人携带周汝琰同志的介绍信，以张兄的名义来接头。但廖等了很久，都不见来，因所得情报，无法及时送出，而心焦如焚，于是只好下乡，与罗齐汀同志商榷。认为新市街、大岭方面，常有我游击队活动，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地下党组织，因此便决定要罗齐汀同志去找。后来，果然在新市街通过蔡新民同志寻到了衡阳工委。正好这时，廖也通过罗清滔在冠市乡保安队搞到了一批枪枝，于是便把它交给了湘南游击队。领队来拿枪的是伍鸿基同志，听说廖仁柯同志也在其中。当时我地下游击队正是人多枪少，装备缺乏的时候，接到枪枝后，无不喜形于色。

衡阳工委对此也十分满意。因此，在听了罗齐汀同志的汇报后，即决定接受廖与罗发展的地下组织，并由衡阳工委书记谭新东同志亲自到冠市找到罗齐汀同志，与张铭三同志一道接收廖与罗发展的组织

并即任命徐益同志为莲峰乡党支部书记。随即又由罗齐汀同志写信由谭交衡阳城厢区委书记周震阳同志带来，在汤学耕同志家里，代表衡阳工委与廖绍^廖同志见面，接好关系，并当即任命廖为特派员，专做策反工作，由周震阳同志领导。廖、罗二人与衡阳工委取得联系后，真如鱼得水，十分高兴，除将所获敌人情报、资料、全部交给周震阳同志处理外，廖还把从潜伏组内探得敌人夜间戒严的口令，告知周震阳同志，以后又利用潜伏组作护身符，担负起衡阳城厢区委与茶市支部刘伯禄处的机要交通任务，~~区委与茶市支部刘伯禄处的机要交通任务~~。据我所知，廖从潜伏组拿到的整套军用作战地图（详细得到不漏一个村名，一条人行道）是交周震阳同志分批由交通站送往安仁大军的。白匪在汉口、九江等十余处的潜伏组组长名单和住址，是由谭新东、张铭三两同志第一次去安仁大军汇报工作时带去的，张铭三同志曾对廖说，这个名单交给了解放军某部，部队首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赞许，并曾设宴招待了他们。解放后谭、张二人在衡阳街上碰到那个部队的参谋长，曾对他们说：“那份情报，经部份电告有关单位，有好几处已回电告知，敌组已被我侦破，敌特全部缉拿归案。其他由汤学耕同志在电信局偷听到的敌军番号，调动情况及敌人新颁发的《军政无线电报报头密码》等军事秘密，均源源不断的由城厢区委通过交通站，转送到安仁南下大军，有了党的组织领导，才使这些情报发挥作用，给予敌人以巨大的打击。

(四) 奉命赴安仁

廖绍鑫同志通过城厢区委，将敌军情报和秘密资料，源源不断的送到南下大军后，在九月底的一天，周震阳同志通知廖：“南下大军方面，要你去安仁汇报。”并给了廖一封信，要他到冠市乡找张铭三同志，请他带廖去安仁，因他知道地下党与南下大军之间的联络暗号。廖当天即起程赴冠市，找到罗齐汀同志后，再一同去找张铭三同志。次日，廖、张会集在莲峰乡宝盖村廖的家里，共同作好了通过两军前线的准备工作，拟好了应付盘查的计划和方法。将带去的情报塞进雨伞的竹柄内，再用泥土封好。并约定：如遇敌军盘查，即由廖出示潜伏组织的特工“派司”过关；遇到解放军，则由张铭三同志以暗号联系。然后两人起程去安仁。路过散市，找到徐鑫同志，要他谈了一下工作后，就请他护送张、廖二人，来到小菜罗家一个新青社员家里，就近观察了一下敌军在樟树脚下一带巡逻的情形，然后才避开敌人的巡逻队，向前走去。中午时分，通过安仁边界时，竟未遇上敌人，傍晚张带廖进入安仁边界内的欧家大屋，住到一个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欧阳××）家里。第二天，张、廖二人才路经鹅市走向安仁县城，~~遇到解放军的巡逻队，用暗号的~~
~~目光敌市和盘问。~~

到安仁县城后，张用暗号与大军联系，找到了衡阳地委社会部刘万全副部长和田树德同志。晚上，张先与刘、田谈了一会，然后

才在第二天上午，由廖作正式汇报。刘听过汇报后，即说这个潜伏组的主要作用，应放在解放以后，现在要把它隐蔽好；把没有策反过来的组员稳住不放。电台和密码本都要妥善保管。勿让暴露或损坏，更要保持其敌区的电讯联系（因这时敌区总部已迁桂林）。衡阳解放时，不要轻举妄动，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敌人怀疑的举动。临别时，还要张、廖二人通知刘国安同志前去汇报工作。那天中午，饭后回驻地休息不久，刘又突然叫他们起来，说大军即将向前推进，衡阳很快就会解放，叫他们二人立即回去，通知地下党安排迎接工作。张、廖二人随即起程，奔赴衡阳。傍晚，路过鹅市时，见驻有大批解放军部队，正采取包围形势，向衡阳市进军。张、廖二人因想起还有一张《衡阳工城防工事图》留在大约离此50余里的一个交通站，便立即要求见这个部队的首长。经用暗语联系，说明情况后，这个部队对此非常重视，在招待张、廖二人吃完晚饭后，即派一个侦察班，从当地找来一个老乡带路，同张、廖一道，深夜从乡间小道，穿越敌人的防线，飞速赶到徐金同志家里，拿到了那张城防工事图，侦察班的同志见到地图后，欣喜异常，与张、廖二人再三握手告别，并连夜赶回安仁部队。

走了一天一夜，不觉人困马乏。因此，张铭三同志当夜便留在廖绍鑫同志家里休息。廖本人因重任在肩，则马不停蹄的走上了返回衡阳的道路。天明时，抵冠市，中午到达观音桥车站。这时，火车已不通，只好步行，直至傍晚，始抵衡阳市区。这天正是旧历中秋节，但

见市内敌人已乱作一团，有的正从江东过渡到江西，还有的正在向西站挪动。廖一到潜伏组，见已人去楼空，正想向外探询，恰好刘克礼来了，说：“我等你好久，因怕潜伏组暴露，已搬到一个挂罗的家里。”廖安定了一下刘的情绪，即先到汤学耕同志家里，设法与周震阳同志见面。汇报去安仁的情况和传达刘万全同志的指示。

（六）神兵天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凌晨五点，白崇禧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全线崩溃，被迫从衡阳仓皇逃跑。在登机前，伪“华中长官公署”曾根据他的“焦土政策”，派工兵三营，携带炸药，进驻电厂，阴谋在溃逃时，一举将其彻底^炸毁。

电厂的规模，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虽不算大，但在当时，却关系着衡阳和毗邻地区几十万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因此，影响很大。为了让它安全的回到人民手中，我地下党员李太平同志，早在三、四月间，就和电厂职工建立了联系。当时电厂厂长潘培系和我新青社社员汤学耕同志是湖南电机系先后期同学，并时有往来。衡阳区委书记周震阳同志，为了让李太平同志更好的领导全厂职工，进行有组织的护厂斗争，便和廖绍鑫同志商量（因周和汤未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叫汤学耕同志来厂，用他和潘培系的关系，把李太平同志介绍给他。此时，潘也看到了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命运，正想为

自己找一条出路。因此，一拍即合。第二天，李太平同志便化名李星原，在电厂担任了管理员的职务，很快就把全厂职工都组织起来了。但白崇禧总部派来炸厂的是直属工兵三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因此，不可力敌，只能用金钱收买，但又因工兵三管，乃白崇禧的嫡系，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严重，故不为所动，从而只有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把炸药一箱箱的往机器上扛。廖经纶得到消息后，即找刘克礼商量，刘说：二处已于昨日对他明确宣布：总部撤退后，衡阳方面有关军务，他可权宜处置。所以，只要白崇禧和二处处长一走，他就想办法。

七日凌晨四点，刘克礼奉召至白崇禧总部，亲自随车护送白崇禧和二处处长至飞机坪，等飞机一起飞，刘克礼就立即赶回潜伏组驻地，此时正好司前街卖湖之酒的老板来找刘克礼，说敌工兵要炸电厂，情况紧急。廖急与刘商量，即派老牌特务刘军，带领另一组员郑正华，飞速赶到电厂，通知工兵三管管长：“炸电厂的任务，奉白长官面谕，已改由潜伏组在共军进攻之后执行。”一是借此给共军一个下马威；二是借此向友邦宣告：衡阳县已陷落，但我们的的人还在。”如对方不听，就告诉他：违者将按军法行事。刘军急急忙忙赶到电厂，因没有找到三管管长，就把负责执行任务的胡排长叫到机房后面的山坡上，先托总部的特工“派司”给他看了一下，随后便用广西话叽哩咕噜的把刘克礼交代他的话，向胡排长讲了

一遍，胡道长见来人确系白崇禧的嫡系，正牌特务，又是总部的顶头上司，便连连点头称是，那敢有半点怠慢。电厂职工，见胡道长从山上下来后，就连忙叫士兵把机器上的炸药撤下来，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谜底，直至李升平同志在《衡阳文史资料》上撰文披露后，才略有所知。（此事廖在解放后向特支汇报工作时即写了，文革时电厂方面曾来人调查，廖写过证明）

（四）在无形战线上

衡阳市解放后，我和李太平同志都欢欣鼓舞的在新远东饭店参加了地下党和南下党的会师，唯独没有看到廖绍鑫同志。原来他在解放后的第二天，就奉地下党衡阳城厢区委书记之命，参加了一次党内非同寻常的会议。地点在衡阳市北门正街的一栋房子内。衡阳地委社会部的田树德同志怕他找不到地方，老早就站在门口等他。侯走进会议室后，经介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当时衡阳地、市社会部和公安处局的主要负责人梁湘农、张桂标、咸华、侯生魁、郭苏华等同志。他们在听取廖的详细汇报后，决定廖暂不对外公开身份，仍继续留在潜伏组内工作。白天不与社会部接洽，晚上再去社会部，向梁湘农同志汇报工作。不几天，梁湘农同志又决定，潜伏组的电台和报务员，都搬进社会部内，直接由社会部指挥领导。要廖作好报务员的思想工作（报务员先未策反过来，但不是老牌特工，而是最近从银行电台中选